

336
438

文章訓蒙

澤瀉東先生編輯

下

奇

故文學士熊谷五郎氏之所持本

熊谷五郎氏寄贈

文章訓蒙下

方望溪之文簡練精嚴原本左氏雖唐宗諸家
多所不滿焉獨折服韓公其書左忠毅逸事等
亦可以見一班矣揭以為學韓者之法也

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
風雪巖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
案卧文方成章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戶叩
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



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
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
下厥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闔防伺甚嚴雖家僕
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且夕且死持五十
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襲衣草
履背筐手長鏡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
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
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稱其聲
而目不可開乃奮臂撥皆目光如炬怒曰庸奴

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
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反柱者
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
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
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鉄石所鑄
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
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
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幙外擇健卒十人令二
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

振衣裳甲上冰霜逆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
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
往來桐城必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
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
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是篇以左公顯史公以史公又顯左公而所
歸在左公蓋以客顯主之法

彼邦趙宋以來以科舉待士天下所趨在論策
一途以叙事為次我邦亦受其餘風雖諸名家

議論或可見而叙事大不及也故余誨子弟重
叙事閱清君錦氏絢記二總管事殊為有法揭
以示初學之士

記二總管事

野史有号陰德太平記者大江氏事頗
為精詳其以世所謂片假名者書之病中
譯其二總管事以異邦文衰病日加文思
不振但至法度稱謂再三研究竊謂不有
放矢乖違云

大江贈三位君元就分其所有山陽山陰十州
為二部以三公子元春為北部大總管雲伯石

文章詞彙
作、因、諸將屬焉、以五公子隆景、為南部大總管、
長防、藝、三備、諸將屬焉、三位君卒、二位君輝、元、
以長孫嗣立、二叔輔政、二位君尊禮委信、無纖、
芥之嫌、北總管饒猛善戰、以寡擊衆、前無堅陣、
紀律森肅、最善守法、屢摧強寇、威名震敵、性敦、
信義深、惡佞諛、士之有氣節者、歸之、奉如神明、
而陰賊輕噪者、側目畏忌焉、南總管亦有勇畧、
為人善於計算、務辨得失、外寬內察、最善誘進、
人、聲稱盈於關西、大江氏疏屬、有僧惠瓊者、狡

擒善諛、將士往、為其所惑、瞞、北總管醜其為、
人、不少假顏色、惠瓊愧憤、次骨、居常欲有所中、
傷、天正中、右大臣織田公用兵、關西、拜羽柴秀、
吉為山陽山陰探題播磨侯、探題出師山陰、拔、
因之數城、乘勝深進、北總管自藝之新庄、疾馳、
赴敵、營于伯之馬野山、不過從兵七千、探題八、
万勁兵、把羽衣山之隣、直俯馬野、相距八九里、
馬野一培塿、仰望羽衣諸峯、如在頭上、探題夙、
以膽勇稱、加以連捷之氣、目中無敵、將卒踴躍、

唯敵是求。互相語曰：願假元春一日，正是我輩封侯之秋。唯恐元春乘夜飛去，會大風雪下如篩，羽衣警夜之鏡，火星與雪迸散，雲伯諸將詣中軍執謁，且探軍情。北總管白綾大紅裡衣，淡碧長袴，擁爐而坐，命羹鯪魚，貺酒。諸將宴語款曲，探題晨真倚柱，遙眺馬墅，鼓柝有節，陣營寂然。唯見炊烟裊裊而起，哨騎來報曰：北軍撤橋破舟，自絕還路。探題沉思者久之，猝引軍還。明年探題侵中備，南總管求援北總管，北總管時

將復曰：之諸城，及聞南報，旋軍赴援。諸將恚怒曰：南部有急，北部投袂；北部有急，南部袖手。不止一再次，且馬墅之役，五公子雖來援，頗軍月山不進，委我公。及諸將士於虎口，臣等今於山陰之行，水火可踏。若夫山陽之行，不敢奉明命。北總管愀然曰：君等言亦有理。第老夫不必有五弟五弟，豈無老夫馬墅之役，其或別有所見，是以不來援。世人常言：兄弟兄弟，兄弟父母。一遺休，即人自占便宜。謂父母之何，諸君不行。老

夫獨行諸將士。殺。涕下奮發爭前。會織田公
遭弒。探題請成而還。居無何。探題霸就。遂拜閔
白。擅天下之政。北總管乃辭職。退老。世子元長
代為北部大總管。閔白豐臣公之征九國。二位
君及二總管皆會于師。閔白固要曰。總管俱往。
固辭老疾不往。閔白益促不已。禮辭甚恭。二位
君及南總管又屢請。乃始受命。到于豐之小倉
疽發背。輿病歸新莊而卒。北部將卒有哭泣嘔
血者。新總管及弟廣家俱驍猛。有父風。亡何新

總管亦卒。廣家代立。從征朝鮮。屢有奇功。南總
管姿容美麗。言笑可愛。年十八。攻陶全。姜有功。
從屢經戰陣。朝鮮之役。亦有功勞。閔白偉臣某。
善禍福人。南總管善周旋之。不失驩心。封大國。
受尊爵。二位君年向四十。無子。閔白欲以其族
姪秀秋為之嗣。諷之南總管。南總管佯為不解。
其旨。卒迫之際。詭對曰。既私擬姪秀元。且夕上
請。閔白語塞。南總管乃密報之。二位君就而實
之。於是秀元猝為二位君嗣子。秀元十公子元

清長男及二位君生男秀元別封南總管既計
拒闕白求乃喟然嘆曰一童豎豈可為十州之
主且闕白威脅諸侯孰能抚之今日自彼予之
烏保後日自彼不奪之威柄所使予奪在彼即
使十州侯一旦以無子國除不亦毒乎况又群
牧鼓吹猜嫌如織燃犀致崇含沙伺影今日慶
之明日吊之不可知矣我寧代本宗受阨而已
乃請秀秋為己嗣闕白大悅寵禮有加及後年
南總管後嗣滅絕而北總管子孫食祿數萬石

以至今日云

君錦氏之文雖以盧陵為模範然亦往之用
修辭之法殊有古色此篇是也所以可喜者
脈子遷元喬撰唐詩選附言乞正物祖徠徠
不下一雌黃使更改之凡易稿數次然後乃許
可之於是子遷之文頓進矣因摘其一條以示
彼所謂修辭者亦不易焉

重刻唐詩選附言

近世詩盡於唐盡也者盡善之謂而莫善於滄

文獻通考
選蓋後世祖述唐人者家選戶論大抵宋人
好自用其調絕響大雅即所選若論漆桶掃帚
亦惟摸索而已及南宋嚴滄浪豁然眼目全象
始見雖有來者不能間然然止論之未遑選詩
明興高廷禮品彙正聲出而唐人諸玄黃不蔽
詩亦簡拔神駿冀北遂空滄溟繼興蓋猶以廷
禮為旁通多可艾柞益嚴掄選數百首唐詩之
粹森如也後有唐仲言解及十集要其所出入
亦惟首翦高李間不足列之選者他若鐘氏詩

歸以沙投金非再經淘汰無見其真故唐詩莫
善於滄溟選又莫精於滄溟選略以下

修辭法不止修飾古辭尤要神氣貫穿之不
然則泥矣苟一讀下有靈動處乃未可云摸
擬腐爛矣子選之文以此等為上徂徠許可
不誣也

賴山陽作續八大家文序示之一齋翁之評而
還之山陽復送之曰所以千里相似非乞頌將
以求規也一齋於是極力論之然後山陽更取

舍而刺之并揭於此

續八大家文讀本序

余嘗私修國史至於豐臣氏事盖有投筆

有人

而嘆者豐臣大問之出師海外也或說宜

使便

惡用漢文為直使彼

以善漢文者從公笑曰吾將使彼用我文

用我文耳

嗚呼此

取

耳何以彼文為此雖大言無當可以警文

哉

編

為

士之陋矣今季德此書亦得非豐臣公所

揭豐公之言以警文士真是出意表

豐公ノ言ヲ杖スル所

ハ語勢急ナル方ヨカ

ラシ

惡用云クト倒裝句ニ

前ニ出シタシ萬事御

考アルベシ

一介 辨 畧

咲耶且季德仕係武藉何不長搶大劍

顧乃焉如夫

資

効力國家而區々於此我自文無須於

資

其資

僅々

彼猶我自敷布無須於彼須於彼者止

而

雖

亦古今著作汗牛充棟經史之

於藥物其他至書籍經史之外後儒紛々

外

着作概屬無用無用之尤者為文章家言

則沉氏

之選且既無用於我

今

且八家文已多流傳何必待沉氏選而在

嗚呼此言ト發シ哉字ニテ呼應シ上文拋筆而嘆句意ヲ兼タシ大言不當ト断ルニ及マシ其勢ユルム様ナリ此截豐公聞之想當欣然色喜

且八家文已多流傳云々句下文ニ照應ハヨケレ此所ノウケ方ハ上ヨリノ勢ユルムナリ下文ノ照應ニ拘ラズ方ガ老手筆ナルヘシ

文章辨義

我又附益之乎嗚呼余反復考之然後有以知

有必

其不然也季德不遇黷武之主而生右文

際

之世固將隨時淬勵自勗報功奚擇於文

豐公

武且文武之相待久矣假使天閭之時有

武辨解文如季德者出而輔之師不必興

即興必能得彼之要領而施我機宜不至

忽到此截豐公佛然一怒
接劍而起
不遇黷武之主ハ豊公
工ノ響ナルベケレト
矢張刪ル方ヨシ下文
假令、句ニ持合ニ及
マシ
伏下學劍譬喻妙

到此截豊公怒稍霽以其
分疏鮮明辨破平温也

如當日之失乎旨繁禍結不解可知也夫

已

我非無文也而終不及於彼取彼補我何

所自

為不可苟以我自有為足乎則雖所謂藥

矣其

不必須彼之參者硝黃藥之必須參者硝

也則

不可不資於彼亦可推

黃可以知文之必須焉哉乎也矣但夫駢

但夫云々ノ語勢此句
ヲ挿ニ違アルベカラ
ス對愛ニシクハナシ
萬ト御考アルベシ

四儼六八股之体則其綢緞也琛璠也多

文章辨義

十

到此截豐公始服以其辟喻切當也

華而少實是為無用耳况至夫辨是非別利

害言之簡明傳之不謬者漢文之用寧其

可廢哉夫文莫善於漢人善用之八家焉皆而

其最善者也譬之金鈇刀劍彼亦有之而同

不如我利用之又不如我妙而我擊刺之亦之趨

捷人之皆然然必有專門傳法者彼人之焉其

辨是非別利害歷代所記載者皆有可觀煥

而必以八家為法亦猶此爾蓋選於八家

者沉氏最勉出最稱精當季德又折衷宗而後其

元明清諸選以補其不足合此二者文之

法大備猶學劍者歷試各家考較衆論絕

長補短定為一譜而熟習其於防已制敵

漸次到此豐公頗解遂當默然緘口無一語

也然字ヲ下ニウツシ
抑字ヲコレマテ蒙ラ
セ然字ニテ轉シテハ
如何アルベキカ

簡未數語、豊公還他英雄
抑壓之後、遂得一揚、亦是
彼是講和、文武始一途、

不復他求也抑其起伏開闔頓挫撇脫諸

文 劍同焉

而

法(劍)與(文)(二)也(然)劍(雖)有(此)法(期)防(己)制

而

敵而已(文)雖有(此)法(期)於(辨)是(非)別(利害)

也然亦徒

(而)不(謬)而(已)拘於(其)法(而)失(其)所以(為)法

或

則(季)德(之)舉(終)為(無)用(矣)余(故)於(其)索(序)

言(之)以(警)讀(者)勿(使)後(之)英(雄)如(豊)臣(公)

其人

者啗棄此書也

頼襄具稿拜乞

大政

通篇命意新奇、結構嚴正、有抑揚、有照應、如網在綱、有條不紊、真是老手筆、且假不學無術之豊公、倒警文士、山陽筆下、能駭夫英雄如豊公者、如此、可畏之甚、

佐藤坦漫評

記文ニナル、モノハ議論ニ臨、デモ虚字問字省ケルモノナリ議論
ニナル、モノハ記文ニテモ間字多クナルモノナリ此所一偏ニナ
ラ又様ニシタシ且語勢ノ緩急ヲウツストコロ文ノ鈔ナルベキカ
御文章愚意ニテハ餘程間字ヲ加ヘタリ貴意ニ満ズヤ一叩請益妄
言、

坦

刻本續八大家序

余嘗私修國史至豐臣氏事蓋有拋筆而嘆者
 豐臣公之出師海外也或說宜以能漢文者從
 公笑曰惡用漢文為吾直將使彼用我文耳嗚
 乎此言也可以警文士之陋矣今季德此編亦
 得非豐公所笑耶且季德仕係武藉何不長
 鎬大劔効力國家而顧費精於此區區者何乎
 夫我自有文無須於彼猶我自有穀布無須於
 彼須於彼者止於藥物其他襍貨有無益無

損至如書籍累々而來布滿海內者亦舍經史
 概屬無益無益之尤者為文章家言則沉氏八
 家之選既已無用於我而又在我附益之乎吾
 反覆考之而後知其有不然也季德生際右文
 之世固將隨時淬厲自圖報効奚擇於文武且
 文武之相須也久矣假使豐公之時得武辯解
 文如季德者充其採用言聽謀從則必不興此
 贖武之師即興亦能得彼之要領而施我機宜
 不至如當日之失乎昔縈禍結解之必也夫我

解之遺稿作
不解屬上句

非無文而終不及彼資於彼用於我於我何為
不可苟以我所自有為足乎雖所謂藥物不必
須彼之參者硝黃參者硝黃之必須於彼可以
知文亦必須於彼也要以其辨是非別利害言
之簡明傳之不謬者漢文之用寧可廢哉夫文
莫善於漢之人善用之而八家其最善者也譬
之金鉄刀劍彼同有之而不及我之利用之亦
不及我之妙而我擊刺趨捷人人皆然必有
專門傳法焉者彼其辨是非別利害歷代所記

遺稿無字

載者皆有可觀而必以八家為法亦猶此爾蓋
選於八家者以沉氏最晚出稱精當季德又折
衷宋元明清諸選以補其不足合此二者而後
其法大備猶學劔者歷試各家考較衆論斷長
補短定為一譜就焉而熟習其於防已制敵不
復他求也抑其起伏開闔頓挫撒脫諸法文與
劍同劍有此法而期於防已制敵而已文有此
法而期於辨是非別利害而已拘乎其法而失
其所以為法則季德之舉終為無用矣故余於

其索序言之以警讀者勿使後之英雄如豐公
其人者曠棄此書也丙戌孟春山陽外史賴襄
撰此篇即今所行續八大家文序山陽
後來所刪潤定者宜着意察之也

尾張村瀨季德恨沉歸愚八家讀本之未備輯
續編若干卷謁予序予曰序弁髦也惡乎益季
德曰吾聞之文以載道未得其要幸遂教之敢
請余乃曰善哉是則我之所為疊者矣夫聖
賢之文蘊於心而行乎辭乃心也道之精華
也是故道誠心達實意經緯乎不得已而幹旋

於不得不然斯其法也是為要至戰國縱橫捭
闔之說與彼老莊申韓之言既非吾道即賈揚
班馬之文亦於道未為純而後之文人雜取而
摸倣之又徒求法於篇章字句形迹之間以為
巧雖為孔氏之學者而未能脫其習輒曰文自
有其道也是故必有抑揚頓挫必有照應起伏
必有擒縱與奪必有主客虛實波瀾跌宕快其
鋪叙緩急疾徐殊其步趨翕而張之脅其氣勢
揣而摩之中其骨髓凡是皆其法也善運用之

文章訓蒙
以成其變化，猶是老將行兵，機變百出而不可測，而法度常森然於其間，是文之道也。噫嘻！此言也。我謂之道之賊也，而世之人習矣而不察。何哉？夫君子之心高明正大，其發而為言辭者，靡非粹然至純，載其心以出，惡用是機變之巧為？若謂其人不必如是之詭且險，而惟文有之，則是文與其心背戾，亦何所載以出？其無乃影響摸倣之愆乎？若夫異端之徒，其心既如此，則文亦宜然，猶其實也。願乃在吾儒，其可以若是。

己乎哉！吾儒之道，黜巧言，遠佞人，每恐戒子弟曰：毋欺而心，毋肆而言，不一而足。苟為之徒者，將恪守遵奉之不服，而至於作文，則謂別有其道，而獨聽其巧且佞，寧有是教乎？是故儒者之文，莫若師六經焉。子不觀夫造化乎？元氣之所斡旋，外為星躔，降為坤輿，峙為山嶽，盤為川海，俯仰上下皆文也。而其所以若是者，非故為也。示法象於不得已而已。聖賢之文，亦猶是也。故其言昭然若揭，日月而并行，隕然若載，万物而

焉愛日樓文
作也

不洩根抵深而枝葉茂淵源遠而流委長總之
經緯於一氣之不得已也惟其不得已者之紆
餘曲折也故自能為抑揚為起伏為變化而不
可測也而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尚何
區々形迹之拘乃所謂蘊於心而行乎辭者矣
是之謂載道之文如唐宋八家其人皆已稱一
時之賢豪名儒而文尤翹然傑出獨惜其言間
或出入諸子未必盡出於道也而至其能發揮
其中之所蘊則蓋皆浩浩乎其盛大也蕩々乎

八下愛日樓
文有大字

問愛日樓文
作究

是余之所以
樂道之一句
十七字愛日
樓文作是其
所以鹽々焉
遂不能已也
己又人下無
或字及下有

其廣遠也殆亦一氣斡旋之不得不然者歟後
之言文者是之不問而徒拘々焉求法於篇章
字句之間不惟不知六經而未知八家者也夫
契之教人射必志於教直以六經為師斯善矣
士晞賢賢晞聖先從八家問途亦可也今季德
之繾綣於八家吾既有與焉而復將進之于道
也而季德適問及之是余之所以樂道之而遂
鹽々焉不能已已雖然人或將曰經不易及求
之過高固亦然也第若我所志則終有乎爾也

也字固亦然
三字去之
弟若我所志
止弗變其數
率也已作吁
其亦有或然者
邪弟若我所
志則終弗變
其數率爾矣

文章詩家

弗變其數率也已不知季德以為得要歟將以
為弁髦也文政二年己卯仲春月江都一齋居
士佐藤坦撰

山陽之文得力於蘇氏而一齋則發源於歐
曾今併錄二家之作以示其各所長

山陽詩鈔序

詩文之盛衰亦氣運也已其自盛而衰因
循陵夷人不之覺焉及才學絕特之士一

出。其。間。奮。勵。揮。擢。洗。除。旧。習。天。下。耳。目。於
是。乎。一。新。如。師。老。而。得。名。將。病。瘳。而。遇。良
醫。然。後。其。衰。者。復。興。而。盛。矣。士。之。出。不。出
雖。亦。氣。運。使。然。抑。其。人。奮。勵。揮。擢。之。功。能
使。在。人。者。不。墜。于。地。也。其。任。今。在。吾。友。賴
子。成。乎。且。就。詩。論。之。元。和。偃。武。之。後。詩。風

此所不必言

文章訓蒙

淳朴未開(率學宋)至鄙(粗)及元祿享保而

明風大行其宏麗肥美有可觀者而詩始

盛矣其流弊摸擬緣飾神骨消亡而乃衰

有二三名手起唱

及天明寬政間稍覺其可厭而未得(其人)

宋元一時輕俊爭恣之活

概以纖巧取勝

乃(競新爭奇)人(之)自喜論密而技踈說高

天下之所以盛實衰

而語卑萎蕩不振以至于今日焉子成乃

有慨乎此以曠世之才逞雄偉之詞休魚

古今調無唐宋略應酬之常套而發咏懷

之畜念合典故於和漢寓議論於風雅操

鼓舞

勃然心暢至聞其叙

縱在手細大無遺能使覽者壯氣憤然抗

不平則至欲幾乎彷彿讀杜

之詩是豈偶然哉

子成詩

腕切齒欲(興)彼韓蘇諸公(相馳逐)焉故每

一二章出人爭傳思(無脛而走)千里後進

文章訓蒙

十九

人之已知愧為

之言

除齊梁一節加明初駢散之習有若李空同而後王李輩出此所李茶陵尤當然僕願比空同耳呵々

之士往々有孺染（四）（全）已不安於詹：十年之外（四）方採風其必有改觀者矣昔者齊梁之委靡有若陳拾遺而後李杜輩出宋季之瑣屑有若元遺山而後楊虞嗣興雖有繼子成而興者子成倡首之功信不可掩也子成之詩其傳于世而不可磨滅

可以自

存亦可

也如此而其門人某等欲抄其集而刊行之必非子成之意吾以其有闕天下詩風盛衰也乃亦氣運盛衰之所繫也焉悠憑其事而為之序至於文則其功有倍於詩者待他日全集出而論之未勉也雖然子成豈獨欲以詩文傳世者乎哉天保三年壬

辰冬十月友人篠崎弼撰

立論雄偉正大，後世讀者可以想見。今日交態，未有此一序，覺拙詩大有關係。是小竹之文，能使山陽重於九鼎大呂也。其溢雖可愧，亦有受不辭者。知己之言，選之中，重何翅九鼎大呂哉。○略應酬云云。數語雖使僕自贊，不能如此周盡切當。

賴襄識

此篇比諸小竹平生之作，其筆力持論，不啻倍蓰。山陽添削，要仔細玩味之。

余昔在柱島

丙寅冬坐植義隊流竄於此

偶閱室氏駿臺雜

話中載杉田壹岐事，倣儻竒偉可喜也。岑寂立聊之餘，譯以自玩，已而有人示大槻氏清崇所

撰近古史談者，亦載此事，而淺深詳畧各不同焉。因并錄出此，若夫得失是非，則一在觀者詳之矣。

越前侯忠直之臣，有摻田壹岐者，起步卒列國老，常好直諫，以匡救君過為務。一日侯放鷹而歸，意色欣欣，曰：今日之獵，從者馳驅殊可觀矣。一旦緩急，我率此輩以臨陣，無復可慮矣。諸老臣同辭皆賀，壹岐在末班，獨默不言。侯恠問故，壹岐乃曰：以臣觀之，今日之事，可嘆不可賀也。

臣聞待臣之從放鷹也。度君之舉動無常。往
與妻子訣別而出。君臣之情如此。萬一有事。誰
為君之用者。而君反以為可用。是臣所謂可嘆
者。侯艷然怒。見乎色。待臣伊藤某捧刀在側。揮
壹岐去。壹岐叱曰。汝少年何知。直脫佩刀卻之
背後。進伏侯前曰。君第甘心焉。臣不忍坐視國
運之蹙也。侯不荅而入。諸老皆曰。諫君亦有時。
今日何日出此不祥之言。壹岐曰。今日惟時。是
以有諫。若夫侯君顏色以諫。竟無時耳。抑吾

輩新進之士。與公等世祿之臣不同。死固其分
也。歸舍待命。呼其妻諭之曰。汝非步卒之妻乎。
今則儼然內子。侍婢環焉。是皆國恩之所致。汝
慎勿忘。我今夕而賜死。不可毫髮有怨君之心。
妻泣未荅。剝啄之聲徹於耳。壹岐蹶然起曰。君
命至矣。趨造於朝。侯乃引入寢室。徐謝曰。我熟
思汝晝間之言。寢而不能寐。是以召汝耳。吾過
矣。吾過矣。我深感汝志。因手賜佩刀一口。識者
謂以侯之猛暴。不誅壹岐無禮。而反謝過。以賞

鋒鏑一作及

之洵不愧為東照公之孫寧靜子曰戰國之士
唯知效死於鋒鏑下而不知折首於尊俎之間
故照公嘗謂直諫之功勝一番搶若壹岐者近
焉

摻田壹岐者越前人也慷慨好義有幹事之材
仕藩主松平侯忠直初屬卒伍累功為卿士而
疾性悍而好武殊嗜放鷹侍臣少不恊其意輒
手刃之人之患之未有言者侯一日所獲極夥
欣甚謂諸臣曰今日從者馳馭殊倍疇昔矣戰

陣之際我武可賴也衆皆賀之壹岐獨默然侯
注視曰壹岐如何壹岐曰臣竊察近日下情凡
從公者每出皆與妻子訣別如赴戰場而妻子
待其歸家如慶再生焉上下隔絕君臣離背吊
之不遑又何賀哉侯色變侍臣執劔者竊目退
之壹岐瞋目曰汝徒知以雉兔事君而已我則
不然也乃前而伸頸曰臣固不忍視國家滅亡
若賜死於君及下則幸矣容恭色勵衆屏息不
能發一言侯起入衆或咎壹岐以諫非其時壹

岐曰、苟欲伺君喜怒而後諫之、則恐無可諫之時也、既退、謂其妻曰、我發身寒微、而至忝忝政之職、富貴顯榮、莫非國恩、一死未足以報萬一也、我死後、汝一不可有懟君之意、苟然、乃非我妻也、妻泣而誓之、而侯急召壹岐、親執其所佩金錯刀、賜之曰、賞汝忠直也、於是壹岐益奮、不顧身、盡言無所諱、而國政大舉焉、東生曰、杉田大節、磊砢有國士風焉、侯亦不愧英雄所為矣、噫、當國初、奎運將開、淳朴未散、往々出名士、如

彼根津大石、亦榛田之儔、而其所遇不同耳、於是予益重榛田之得其君焉、

正應書



文章訓蒙

畢

